

南史

卷四
之六

涵芬樓
影印

南水經

卷之四
四

南史卷四

唐

李

延

壽

撰

齊本紀上第四

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鬪將姓蕭氏其先
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惠帝分
東海郡爲蘭陵故復爲蘭陵郡人中朝喪亂皇高祖淮
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
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爲南蘭陵人也皇曾祖
雋字子武位卽丘令皇祖樂子字閨子位輔國參軍宋
昇明中贈太常皇考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

仕宋爲漢中太守梁州之平以功加龍驤將軍後爲南
太山太守封晉興縣五等男遷右軍將軍元嘉二十四
年殂梁土思之於峨公山立廟祭祀昇明二年贈散騎
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高帝以宋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
表英異龍顙鍾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徧體舊宅在武進
縣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
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爲汝生也儒生雷次
宗立學於雞籠山帝年十三就受禮及左氏春秋十七
年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被黜徙豫章皇考領兵防守
帝捨業南行十九年竟陵蠻動宋文帝遣帝領偏軍討

沔北蠻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襄陽啓帝自隨
初爲左軍中兵參軍二十九年領偏軍征仇池破其武
興蘭臯二壘遂從谷口入關未至長安八十里梁州刺
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助帝攻拔談提城魏救兵至帝
軍力疲少又聞文帝崩乃燒城還南鄭後襲爵晉興縣
五等男爲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
人曰昔魏武爲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
當過之耳宋明帝卽位爲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
守尋陽王子房及在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帝輔國將
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及徐州

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歸魏遣從子索兒攻淮陰又徵帝討破之索兒走鍾離帝追至黠黠而還除驍騎將軍封西陽縣侯遷巴陵王衛軍司馬隨鎮會稽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遣帝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克南討帝軍容寡闕乃編櫟皮爲馬具裝折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還除桂陽王征北司馬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帝爲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遷南兖州刺史加督五州督北討如故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

帝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
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戎服出門迎懼鳩不敢飲
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卽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
悅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就徵帝曰主上自誅諸
弟爲太子幼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佗族惟應速發事緩
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
等戮力耳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明帝崩遺詔爲
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
彥回領軍劉劭共掌機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
軍事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

陽朝廷惶駭帝與褚彥回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
帝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
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
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
遣軍據梁山帝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
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加帝
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加鼓吹一部築新
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帝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乃
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
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

休範首臺軍及賊衆俱不知其別率杜黑蠡急攻東壘
帝挺身上馬帥數百人出戰與黑蠡拒戰自晡達明旦
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
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帝執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
是者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
雀航王道隆劉勔並戰沒初勔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
爲東山頗忽時務帝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艱難
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
納竟敗及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
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宮內傳

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帝遣軍主陳顯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帝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死戮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汝等各皆已焚除勿懼也臺分遣衆軍擊平賊帝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帝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引咎解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兖州刺史鎮軍將軍進爵爲公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等更日入

直決事號爲四貴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屢欲害
帝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
立帝於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
斂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
佳射壩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
電箭一發卽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時建平王景素爲朝野歸心潛爲自全計布誠於帝帝
拒而不納景素尋舉兵帝出屯立武湖事平乃還帝威
名旣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帝形畫腹爲射壩自射
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時帝在領軍府蒼

梧自來燒之冀帝出因作難帝堅臥不動蒼梧益懷忿
患所見之物呼之爲帝加以手自磨鋌曰明日當以刃
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於國今害之誰
爲汝盡力故止高帝謀與袁褚廢立皆不見從五年七
月戊子楊玉夫等與直閣將軍王敬則通謀弑蒼梧齎
首使左右陳奉伯藏衣袖中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
出囊貯之以與敬則敬則馳至領軍府叩門大聲言報
帝門猶不開敬則自門塞中以首見帝帝猶不信乃於
牆上投進其首帝索水洗視敬則乃踰垣入帝跣出敬
則叫曰事平矣帝乃戎服乘常所騎赤馬夜入殿中殿

中驚怖及知蒼梧死咸稱萬歲至帝踐阼號此馬爲龍
驤赤明旦召袁粲褚彥回劉彥節入會西鍾槐樹下計
議帝以事讓彥節彥節未荅帝鬚髯盡張眼光如電次
讓袁粲又不受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麾衆曰天下之
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賁
劒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帝卽位曰今日誰
敢復動事須及熱帝正色呵之曰卿都不自解粲欲有
言敬則又叱之乃止帝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
帝於是長刀遮粲彥節等失色而去甲午帝移鎮東府
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申加侍

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封竟陵郡公給油幢車
班劍三十人帝固辭上台卽授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十二月荊州刺史沈攸之反稱太后詔已下都
乙卯帝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爲都督
前驅先是太后兄子前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任還
至巴陵停舟與攸之密謀乃下達郢州武帝時爲郢州
長史蘊伺武帝出弔因作亂據郢城武帝知之不出蘊
還至東府前又期見高帝帝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
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彥節見帝威權稍盛慮不自
安與蘊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

及攸之反問初至帝往石頭詣粲謀粲稱疾不相見剋
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彥節從弟
領軍韞及直閣將軍卜伯興等嚴兵爲內應帝命王敬
則於宮內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
赴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粲彥節
走頡擔湖蘊逃鬪場並禽斬之粲典籤莫嗣祖同粲謀
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高帝亦並赦而用之時黃回頓
新亭聞石頭已下因稱救援高帝知而不言撫之愈厚
遣回西上流涕告別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月宋帝進
高帝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高帝表送黃鉞三月己

西增班劍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及高帝輔政奏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人間華僞雜物凡十七條其中宮及諸王服用雖依舊例亦請詳制九月丙午加帝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固辭詔遣敦勸乃受黃鉞辭殊禮甲寅給三望車三年正月乙丑高帝表蠲百姓逋責丙辰加前部羽葆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舊辟召丁卯給高帝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劍履上殿入朝

不趨奏拜不名三月甲辰宋帝詔進帝位相國總百揆
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禮加遠游冠位在諸侯王上加
相國綠綬綬甲寅使以備物典禮進策曰朕以不造夙
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獸
靈繹海水羣飛綴旒之殆未足爲譬豈直小宛興刺忝
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啓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
業高勲至德振古絕倫雖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蔑
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乃者袁劉構禍實繁
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
國翦爲仇讐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徇難超然奮